

在沸腾的生活中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目 次

农村吹起了进军号.....	(1)
百米綫上.....	(3)
浣河灯火.....	(6)
两个鍋舵机手.....	(9)
冲出了云圀的月亮.....	(13)
水.....	(22)

小凤.....	(28)
暴雨.....	(33)
旧木板和新桌子.....	(36)
新嫂.....	(41)
訖房.....	(47)
一撮麦粒.....	(53)
小梅.....	(61)
九妹.....	(67)
回家.....	(74)
路上.....	(79)
借錢.....	(84)

两个放羊娃.....	(89)
爸爸.....	(94)

生日的礼物..... (98)

工地見聞..... (104)

风陵渡的船工們..... (108)

他們是为了什么? (114)

史芳村的“中苏友誼塔” (117)

編后記

农村吹起了进军号

陈 松 影

春风拂面，春到人间。今年的春天，大跃进的风暴遮天盖地，席卷山河；大跃进的雷声，响彻了田野。只要你一步踏进了田野，你就会感到每寸土地都在你的脚下颤动，每个山头，每条河流，每个村庄，都在向你呐喊。

大跃进的白天，广阔的田野上热气腾腾，人喊马叫，沉睡了一冬的土地翻了个身，散发出沁人心肺的气息，水车漉漉，水流嘩嘩，粪车隆隆，大道上烟尘滚滚……。

大跃进的夜晚，人们提出了：“一年跨三年，一天当三天，白天干双份，夜晚当白天”。于是黑夜也改变了它的含意和色彩。看吧，天河倾倒在地球上，星星撒向了人间，太阳刚刚落下山去，跟着而起的是无数的灯火，从这村到那村，从平原到山川，连绵千百里，入地又通天。这时候，你无论站在田野里那块地方，灯火都会从你的脚下伸延到遥远的天边，使你分不清那是天上的星星，那是地上的灯火。你要是走近灯火，就会发现数不清的人影在晃动，青年人在修渠，姑娘们在推水车，甚至连八九岁的小孩也打着灯笼照看着水流……。我们五万万农民兄弟在灯光下大喊着前进，我们的祖国在灯光下向新的里程跨进！

在这漫天遍地的灯火之前，你怎能不为我們英勇豪迈的人民三呼万岁！

地球运行了千万世紀，時間的長河还在奔流不息。地球滋生了万物、哺育了人类，但它又是那么頑固和吝嗇；从我們的祖先种植谷物起已有数千年的历史，但粮食的产量老是那么一点。不行，我們要跳跃！我們要翻个！要地球給我們更多的粮食、棉花、蔬菜……不是百分之一二，也不是七成、八成，而是一倍两倍。难哪！只有常和庄稼打交道的人才知道每一粒粮食的价值。在一个区的生产指标研究会上，人們爭得面紅耳赤，农业科長虽然把嗓子快喊哑了，生产指标始終还是分配不下去，最后区長让大家回去和群眾商量。一位姓王的乡長是我的老朋友，搬着手指头对我傾訴着：“种庄稼可不能吹大气，水呀，粪呀，牲畜呀……”他一連摆出了十多个条件，最后无可奈何的攤开双手：“增加百分之三十太冒了！”第二天我又遇見了他；他哼着輕易不哼的四川小調，見我又是挤眼，又是伸舌头，不用說生产指标被群眾突破了。我問：“超过了多少？”他伸出了一只手直搖幌：“一翻！”他特別解釋：“一翻就是一倍。”是的，形势也确是发展到这种地步：昨天还視為奇迹的事情，今天就視為常情；上午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晚上就变成了行动計劃；昨天因为某一指标和人家爭得面紅耳赤的人，今天还要爭，不过昨天是因为冒进，今天是因为保守。有多少事、多少人一夜之間改

变了面貌啊！

在西安市雁塔区农业大跃进会上，人們抬着三百多份倡議書、保證書、計劃……擺開了一二里長，遮紅了半边天。我看了半天，提高七成八成的很平常，提高一倍两倍的到处都是。无怪一个做統計工作的同志对我說：“統計今年的粮食产量，百分法就不大适用了，要用倍数！”我站在这漫长的保證、倡議書前，眼睛多次的被泪水模糊了。我想：我們的祖国貧穷落后了多少个世紀，今天要永远斬断穷根；我想：为了写出这些数字，农村渡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，多少个儿子劝着父亲，多少个夫妻鬧翻了臉；我想：为了实现这些数字，农民兄弟們又要絞多少腦汁，流多少汗水。数目字就是詩，就是里程碑，就是祖国前进的路标。

百 米 綫 上

陈 松 影

要是你从表面上来看农村，还是那广阔的田野，稀疏的村落，和穿着朴素服装的人們。这一切好象和过去并没有两样。但是，只要你亲身投入农村的怀抱，你就会感到她巨大的脉搏在蹦蹦地跳跃，她时时刻刻都在变化、在成長！

目前，整个农村都处在百米綫上，沿着社会主义的跑道飞跃前进！速度之快，規模之大，往往使人瞠目結舌。作为一个农村广播站的工作者，我生長在群众中間，整天价和群众滾在一起，过去始終認为自己和农村前进的节拍相吻合，現在却經常被新形势摔开了老远。說到这里，我告訴大家一个故事：把旱廁变水廁这件事，在西北地区来講，不但是肥料改革上的一件大事，而且也是生活習慣上的改变。为了配合这项工作，我跑到一个典型試办社里，下了一番工夫，整理了一份較詳細的經驗，等到材料整好之后，在播音前两小时忽然又来了电话，說整个地区成万个旱廁都已变成了水廁，大部都是在一夜之間变成的。馬后炮是不能打了，只好把經驗介紹的稿子抽下来，換成了全区旱廁变水廁的新聞。作为一个广播編輯，有时我不得不把心血凝成的稿子拉掉，不得不把精雕細琢的文章換成潦草粗糙的几个字，不得不費尽口舌向播音員解釋。我以极其复杂的心情，一次又一次的接着电话，皺着眉头，含着笑臉；以既苦惱又愉快的矛盾状态三番五次的改变着自己的工作。我們的播音員是个帶有孩子气的年青姑娘，她总嫌我稿子交的太慢，向我发脾气；可是，有时我連解釋的时间也沒有，等她把稿子看完了，問題也就解决了。姑娘蹦蹦跳跳地来到話筒跟前，惊天动地的事迹把姑娘的心激动了。按理說，播音員沒有稿子不能广播吧，但事情往往硬逼着你沒有稿子也要广播，誰还能面对着先进的事实

再說过时的話呢？

許多事情，往往叫人連想也不敢想，但事实却明明白白地擺在你的面前。在一个农业社里建立顆粒肥料厂該是件不簡單的事情吧？提到“建厂”这两个字，不管任何人的脑子里都会联想起技术、設備、器材、原料等一連串的問題。但沙呼沱农业社从学习技术、筹备材料到顆粒肥料厂正式开工生产，一共才用了两天两夜和一个半天的時間。我不大相信，就亲自去看，人家就当場表演給我看。簡直象在做夢，黃豆大的顆粒肥料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还有一大堆成品堆在我身旁。也許有人会說：“建立这个顆粒肥料厂的一定是些了不起的人吧？”不，这个厂的设计者、建設者和生产的負責者，却是一个不識字甚至連和人說話也要紅臉的中年农民——赵秉林。你要問他为什么能在两天多一点的時間內建起一座肥料厂，他会結結巴巴的告訴你：“沒有啥，来了那股子干劲，再多用点脑子，一下子就搞成了。”好吧！赶快回去向人民报喜吧。等稿子播出去以后，問題又来了，原来沙井村农业社的顆粒肥料厂只用了一天多的時間就建成，并先沙呼沱农业社一天开工生产了。这么說打响肥料改革第一炮的不是沙呼沱而是沙井村。接着，我来到沙井村农业社整理建厂經驗，并向社主任秦振藩致歉：“……主要是我們报道不全面”。誰知秦主任却說：“这些我倒沒想过，不过，这也說明我們反映問題不及时。”就在我們談話的时候，全区又有数十个

农业社的顆粒肥料厂投入了生产。

离开了沙井村，迎接我的是春天的田野和遍野的劳动大軍，但秦振藩主任高大朴实的身影，老是在我的脑子里回旋。我的臉发燒，心突突地跳。祖国啊！在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多少个赵秉林和秦振藩！又有多少个沙井村和沙呼沱啊！

滹 河 灯 火

陈 松 影

夜，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。对于一般人来讲，夜意味着安静和休息；对于战斗者来说，夜是发动攻势的大好时机。大跃进的夜是战斗的夜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，我在西安市郊的滹河两岸作了一次夜的巡礼。现在要写的，是在这战斗的夜里发生的一段战斗插曲。

一出市郊，迎面而来的是万点灯火，象在一块巨大的黑幕上镶上了无数燦爛的宝石，明明灭灭，閃閃灼灼。电动机、柴油机、鍋駝机、馬拉水車……从最现代化到原始的抽水工具一齐开动，人們向大自然展开了猛烈的冲击，喊声撕破了夜的宁静，灯火改变了夜的颜色。无数引渠，象蛛网一样的在道路上縱橫穿插，使我騎的自行車反而成了累贅，不几步就要跳下来。

走着，忽然从机器轟鳴和人喊馬叫的嘈雜声中，隱隱地傳來了嬰兒的哭聲。奇怪，在這深更半夜的郊野，是誰家的孩子在哭呢？順着哭聲我來到了一個井台前，只見有三個青壯年婦女在推水車，一盞小馬燈把她們投下的身影拉得很長，象個巨大的齒輪，一圈一圈的在大地上晃動。井台旁邊的一棵小树底下，鋪着一攤麥草，上面躺着四個娃娃，由一個老婆婆和一個十多歲的小女孩照看着。原來這是一個田間托兒所。媽媽們在徹夜戰鬥，孩子要吃奶怎麼辦呢？“帶子上陣”，托兒所設在了井邊。那位老婆婆自告奮勇當了“所長”，她的小孫女也成了義務“保育員”。四個娃娃中的三個已經睡着了，只有一個，又是蹬腿，又是哇哇的直哭。老婆婆把所有的本事都用盡了，還是哄不下。

“竹葉，唱個歌給娃聽。”

那位“保育員”很听话，立即唱了個“大公雞，鳴鳴啼……”你說怪不怪，這一唱，那個小家伙一聲也不哭了，兩只小眼睛望着竹葉，等到歌聲一停，他哭的比先前更厉害了。最後竹葉把所會的歌全唱完了，問題還沒得到解決。

老婆婆急了，提高嗓門喊道：“狗娃媽，來給娃吃口奶！”

“停一下，快休息啦。”狗娃似乎聽到媽媽的聲音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什麼休息不休息的，還能看着娃哭！”老婆婆頓起了嘴責備着。

“哇！哇哇……”狗娃又是一陣哭聲。老婆婆的心象針扎一樣，渾身抖動了一下，站了起來，把狗娃抱在懷裡直搖晃，嘴裡咕嚕着什麼，誰也聽不清。最後，她臉轉向了竹葉：“你再唱個歌吧。”於是歌聲又代替了哭聲。

休息了。母親們顧不得擦汗，顧不得喝開水，三腳兩步的來到孩子身旁，把娃抱起來又是親，又是搖晃。狗娃媽解開了衣襟，把奶頭塞在孩子嘴裡，然後輕輕的出了一口氣，用粗大的手，抹了一下臉上的汗水。這時我看到的好象是一尊偉大的雕塑，聖潔的母性，一点也不象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。

那位老婆婆把剛才的怨氣忘了個一千二淨，又是給她們倒水，又是遞手巾，這時她由“所長”又變成了招待員。

戰鬥又開始了，母親們放下了熟睡的孩子，狗娃媽脫下棉衣蓋在狗娃身上，遮住了春夜的寒風。

光榮的母親！英雄的戰士！你們用汗水澆灌了土地，你們用奶汁哺育了“幼苗”！

我再一次的望了望樹下的孩子，孩子啊！你知道麼？當你還不懂事的時候，你就陪伴着你的母親，大戰通宵，天是你的被，地是你的床，親吻你的是田野的風霜，革命的风暴从小就給你塗上了鮮紅的色彩。

當我踏上歸途，渭河兩岸已是一片燈火。這燈火燦爛輝煌，它使黑夜和白晝消除了界限。

两个鍋駝机手

陈松影

“突突突……”鍋駝机响在田野，它渾濁沉重的声音，震得地皮也在微微顫动。在这深更半夜里，几里路以外都能听见。一个小伙子掄着大鏟給炉膛里添炭，鍋駝机張开大口，象个餓汉貪婪的吃着食物，它噴出的火焰，把小伙子滿是汗水的臉，照的紅光閃亮。

小伙子好面熟啊，“那个社的？”我問。

“前鋒社的”。

“叫啥？”

“杜世英。”

“是你啊小杜！”我和杜世英早就認識，他是去年参加生产的初中毕业生，还是我們的广播通訊員。

小伙子給鍋駝机添足了炭，砰的一声关上了火門，扭过头来瞅了半天：“老陈啊，怎么你也来啦？”

“来問你要稿子，最近咋不写稿啦？”

“整天長在地里，沒有時間写呀。”

小伙子不好意思的解釋着。

“那你就談談吧，談你自己的。”

“談我？”小伙子为难了，“我有啥好談的？大家都

在夜战嘛。”

“你就談談夜战，看你这一仗是怎么打的？”

小伙子大概看是非談不行了，把鉄鏟一擡說：“我是小卒，和你談談我們的老將吧。”說着，他神秘的往旁边看了看，压低声音說：“老將是王世章，今年六十四岁啦，他是我們这架鍋駝机的‘机長’，也是我的師傅。老汉看鍋駝机比他的亲儿亲女还亲，人家給他起了外号叫“老鍋駝机”。从开始抗旱以来，老汉已經十三天十三宿沒离开机器了。前天，他老伴来了，說是儿媳給他生了个孙子，还是个头生呢！老汉喜得嘴都合不上啦，連說：“好！好！这是給共产主义准备下的。”老伴让他給小孙子起个名字，他想了半天說：“就叫个小鍋駝机吧。”他老伴差一点气歪了嘴，埋怨老汉不說句正經話。老汉說：“鍋駝机不好叫，就叫个水娃子吧。”他还特別解釋：人、牲畜、庄稼，那一样也离不开水。他老伴勉强同意了。最后要求老汉回去看一趟，誰知老汉头搖得象貨郎鼓似的，一連說了四五个‘不行’。你說这样的老汉不該表揚么？”

“別再亮我的家底啦！天底下的人都表揚完也輪不到我。”在我身旁发出了响亮的說話声。我四下的看了一遍，連一个人影也沒有，怪事！难道說話的人会耍“隱身术”么？

正当我胡猜疑的时候，摆在我身旁的一輛架子車猛然

跳动了一下，从上边忽的站起一个人来，一张芦席被顶出去老远。杜世英马上对我介绍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‘机长’”。

我楞住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经过杜世英一番解释，我才明白过来。原来锅驼机经常要移动，他们就拉了一辆架子车，行动时运机器，平常这辆架子车便成了他们的流动住房，车箱里铺了把麦草，上边盖了一张芦席，谁要是困得撑不住了，就到车厢里躺一下。架子车前边还有口做饭用的小锅。就这样他们从日出到日落，从天黑到天亮，渡过了十三个昼夜，他们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饥渴寒暖，人不脱衣，机不停火，除去每天为了继续工作必须的两顿饭以外，他们什么也不问，什么也不想，他们的脑子单纯到极点，集中到极点，只有机器！水！麦田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老汉已从架子车上跳了下来，蹲在那里抽烟，大概他看我在出神，向我打趣说：“小伙子，看我的公馆不错吧。我还编了个快板呢。”接着，他就念了起来：“小小架子车，你的功劳大，能够当住房，能把机器拉，给我大洋楼，我还不换它。”念罢，老汉哈哈大笑起来。杜世英接着说：“老汉不光是个管锅驼机的内行，还是个编快板的能手呢。”说着，小杜一手提灯，一手指着架子车帮上的一块红纸叫我看看。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下，现出了一首写得还不甚整齐的快板诗：“生产大跃进，干劲撑破天，下雨要丰收，没雨要增产，水车嘩嘩响，机器黑明

轉，龙王气破肚，太阳干瞪眼，三月不下雨，麦子長的欢，一年不下雨，照样吃白面，过去人怕天，現在天怕咱。”我抄这首快板的时候，我的手不住的顫动，我想这是向社会主义跃进的号声。老汉說：“老天爷的气我們受够了，單干的时候我們吃了它多少亏，現在我們有了合作社，有了鍋駝机，再加上这股子干劲，就能牽着老天爷的鼻子走。”老汉越說越帶勁，烟也不吸了，小烟袋在他手里揮舞着，未燃完的烟沫撒出了一溜火星。

我和小杜都为他的話所激动，小杜說就凭老人家这种冲破天撞破地的干劲也該表揚。

“快別折騰我啦”，老汉說：“說真的，小杜真該表揚一下，別看人小，脑袋里裝的东西多着呢，什么压力呀、温度呀、抽水量呀，人家都算的明明白白，这些玩艺我就不行。最近他又来了个先进燒火法，一天能省3多斤煤呢……”一提起小杜，老汉的嘴就象开了口的河水，指手划脚，半天也說不完。在講話中間老汉把灯提在我跟前，还不断的問我記下了沒有。最后他又小声的告訴我：“小杜还有个好处，就是爱学习。后来，他这股勁头把我也染上了，我拜他为师，一天学三个字，头一天学了“鍋駝机”这三个字，小杜說这三个字不好学，开头最好学些簡單的，我非学不可，別了一头的汗，到底学会了。这些你都要記下来”。

不等老汉說完，小杜又搶着表示，說他不行，一定要

表揚老汉。就这样，你說他，他說你，使我記下了這兩位鍋駝机手的全部事迹。最后，我合上了筆記本說：“都不要推了，都要表揚”。說着我就推起了車子。我走出了老远，鍋駝机还响在田野，它噴出的紅光，在祖国的大地上印上了两个粗大的身影。

冲出了云圍的月亮

陈松影

下放到农业社的第二天，就赶上了社里召开的獎勵积肥积极分子大会。头一名受獎的是个很年青的姑娘。当社主任以洪亮的嗓門喊着姑娘的名字“白素”的时候，会場上成千只手掌象年五更的爆竹那样，劈劈拍拍的响了起来。白素低着头，臉紅到脖根，半天才被姑娘們連推帶拉的拥上主席台去。

当白素領过獎品准备走下去的时候，小伙子們吆喝开了：“把积肥經驗介紹一下呀！”接着又是一陣爆竹似的掌声……

我翻眼看看台上的白素，她低头搓弄着衣角，一句話也不說。最后，向大家鞠了一躬，把头猛的一仰，額前的短发甩向了脑后，在一陣欢笑声中，飞快的跑下台去。

这个姑娘为什么受到獎勵呢？这对才做了半天社員的

我，的确是个謎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我跑去請我們的生产隊長給我講了白素和她們姑娘积肥队的故事。

白素，这个十七岁的姑娘，共青团的支部委員，沒有考上学的初中毕业生。秋后，上級号召开展积肥运动，白素和十七个沒考上学的姑娘，組成了一个姑娘积肥突击队，白素被大家选为隊長。

不等天亮，白素就起来了，她挨門挨戶的把姑娘們叫了起来，姑娘們背起了糞筐，頂着滿天的星星，奔走在大小道路上，田埂上，深溝里，野林里。她們身后的糞筐里裝滿了人糞和牲畜糞。

事情总是这样：当一件新事物剛剛露出头角的时候，当这件新事物和人們的旧觀念、旧习惯相抵触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一些人拿旧的尺度、旧的眼光来衡量和看待新事物的。姑娘积肥队的遭遇也是这样。在这个村子里，这几年来人們对妇女参加生产已經习惯了，但是，大姑娘背起糞筐拾糞还的确是件稀罕事。于是，人們議論开了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說：“那是拾糞？不知是找那个小伙子胡鬧去哩。”个别油嘴滑舌的人还編了順口溜，象什么“稀奇稀奇真稀奇，年青的姑娘搞积肥”；“少見少見真少見，十八的大姐拾糞蛋”，姑娘們听了心里比針扎还难受。有的就泄气了，說：“吃点苦到沒啥，就是閑話受不了。”有的表示：干啥都行，就是不拾糞了。也有的表示干几天再說。白素說：“几句閑話怕啥，伤不了筋，动不了骨，我看連